

黃尊素說略

黃學東說

說畧

姚江黃尊素撰

今上改元門戶一翻二八月兩衙門外轉多用浙人
癸亥秋過成山復出江右參藩客謂豫東曙曰年例
又是貴鄉豫笑曰此是國家大典非敝鄉不足借光
熊王在獄至冬朝審內璫惡熊必欲殺之時停刑數
十年囹圄充滿獄卒恐熊王自盡晝夜防守夜必繫
其手足後得暫赦大臣不死于封疆而為獄吏所困
如此辱國甚矣辛酉攷選吾浙會單俱乙於杭司李毛
士龍未敢發言姚益城舉筆首圈之曰此公有才可
為吾輩用遂無異議其後李希孔劾姚姚作辨疏其

寫本者即李役也姚問此日何人在座役云惟毛老爺在耳姚為默然

阮大鍼老門生傳奇意在刺毛然姚宗文誤國亦毛所不得而私也

癸丑以後時人率攻淮撫有掌科過孟嘗養士處題壁云說甚麼雞鳴說甚麼狗盜於今亦有虎狼秦阿誰共走函閔道

雲間吳尔成自負東林起為南曹投刺熊壇石上書原任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特疏起用某拜傳入長安以資咲助

蔡韞先攝選冢宰欲起徐若谷蔡曰鬼尚可與之官乎以徐舊為五鬼之一也秦晉諸君欲起王之寀蔡亦不可于是攻蔡者詆為黃口小兒蔡敗而徐王起為亞卿

何天玉游肩生各出募兵何在浙駐虎林書院月費千金不恤游開君子館于廣陵日進四方游士賜雖熱而統馭無術其下多為暴者

游在廣陵孜孜慕客宛有姚生杖策往謁余問何以進說對曰今遼瀋陷沒所在失利為兵未有機耳余笑曰機字固美姑以文字喻之必詞采局陣題脉理

致數者備而機運乎其間今之行兵者如孺子方習
伊吾輒欲伸紙其可得乎生無以應而去

陶元暉由郡守不數年節鉞登萊未幾就逮賍積十
萬一掌科為陶故吏余問之掌科曰陶每遣使入都
其書不過數函其餽必皆數百金又數日復如之鳴
呼其得節鉞以此其敗亦以此前則任德後不為之
分罪亦愚矣掌科姓薛秦人

辛亥京察比部郎秦靈虛聚奎有捨死報國疏爭王

紹徽湯賓尹徐大化張嘉言劉國縉喬應甲岳和聲
七人冠帶間住天啓壬戌起光祿丞被論歸乙丑起

操江

趙儕霍掌院值癸亥察事著四凶論流傳士紳間指
元趙官吳也後趙去國亦有元凶巨慙之旨為四凶
報復也

元靜初掃時相之門炙手可熱其門人祝耀祖傳襲
衣鉢貪橫尤甚薛道長面詈之曰汝有八個字祝謂
云何曰元門嫡派相府玄孫其後董景越入之疏中
至拾其閨門之過人以為傷厚也

鄒臣虎補上林簿與掌道韓浚善值丁巳京察單揭
盡出其手東林遭毒尤甚癸酉當察鄒復有書與大

理田馮南傳布長安其詞鄙俚大略以其可保上江
一路某可保下江一路田出揭辨之以為偽書字學察
者不信其書中所指次第除盡鄒之流毒亦甚矣哉
湯嘉賓被察有播告天下公書言于中甫先欲擁戴
淮撫大拜次嘉賓次求仲吾生平不受人厚禮只好
寫壁謝二字其辭甚長鄒臣虎批點行世

湯與李修吾始相善也修吾居淮十三年加尚書朝
士思安頓之時遼東欲置經畧湯遺書兵部曰安頓
此地莫如此老安頓此老莫如此此地李聞之切齒
東林初興郡邑望風擁篲長洲令陳石洲某謀調錫山

以欲親東林也時有人入山遇異人授一物遂能日
行五百里陳以其人傾事長安往返不過數日後有
傳其法者不得醉之酒肆簡其身得一桃核小舟碎
之其人醒而悵然

其人名顧玉川一說有欲傳其法者自言能隱身
與顧玉川同行街市輒攫肆中之物人皆不見玉
川急欲得其術願以神行相易遂授于彼而彼之
所授則不驗蓋不知彼豫買囑於各肆也然某嘗
見吳橋范文貞公有二僕皆善走操練所成非有
他術也

門戶二字伎院名也昔成祖時發遜國忠臣妻孥于教坊司頗為虧損聖德今者國家動稱門戶以此誘人以此傍人亦以此攻人恐此二字與國運終始

貴州被圍歲餘相率食人武弁黃運清等縛人數十置之空屋以待買者每斤一兩六錢胸肉又益之直指院後一井常為屠剥之所鄉官潘潤民抱愛女四五歲市人見而奪去潘奔往取贖女已在釜矣居民十萬及解圍之日僅存數百黔滇人在都者語之無不流涕

神宗末玄黃之戰不息凡邊疆共事者意見每相持

角熊王敗後李茂嶼標史磐石永安撫按貴州解圍
後又互為攻訐豈人事之不和亦有數與史一躑躅
入山東諸公俱祖之

熊芝岡剛傲人多不悅初起經畧與閱科姚益城相
左馮三元郭翠和姚立說熊不安其任遼陽陷起熊
于田間一時視為汾陽再世削閱科籍黜馮郭于外
以平熊之氣亡何而廣寧陷又召還姚等法司按論
熊事顧塵客以為未減應朝玉獨入之爰書呈堂玉
憲葵看語按之楊鎬尚多一訛比之袁應泰只欠一
死遂為定案

初湯宣城欲娶徐子仁之女為妾其女已許諸生
施大德不肯從湯投水而死生員為永縉等舉為
貞節建樹設主及熊督學南畿欲為湯洗刷適公
呈有舉節者批為此施湯故智以之陷害鄉紳將
前番公舉為永縉斃之杖下巡按荆養喬摘其批
語以為擁戴宣黨互相參劾養喬不勝徑去掌院
孫藍石題勘而宣黨攻孫不已孫亦叩辭去出城同
一熊也始則和之者為宣黨攻之者為東林今則
寬之者為東林殺之者為浙人真不可解也

熊與姚益城頗稱相得熊經畧遼陽姚以閱科往湯

嘉賓曰此當事雙鷗計也兩人必不相容其言果驗
姚宗文後以楚撫建祠入逆案論徙三年嘗至紹
興蓬萊驛遇王季重仲揖讓間季重戲之曰若論敝
地應先公若論貴衙門應先僕姚無地自容

萬曆庚辛間門戶相扼浙人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
彥徐縉芳李炳恭為五鬼俱轉年例不數年三人開
府惟縉芳坐贓擬戍天啟甲子長安復有五鬼之號
不知所指大畧傾陷之徒為之也

陳長祚年八十餘不良于行以時相門牆起拜司空
其父陳瑞故楚撫也江陵父喪吊畢易麻巾入謁太

夫人時有內使在座夫人云老公祖看顧公公瑞應聲云公公看顧得陳瑞陳瑞怎看顧得公公長祚入朝廷臣咸目之曰此公公看顧之子也孝子慈孫百世不改非此之謂歟

沈正宗以工部管街道廳手捧一聖旨牌每遇兩衙門房屋稍侵官路者立行拆毀以示風裁時有賀娘王改名亦以搏擊為能兩部曹不無局外之訊

鄒臣虎敗其友夏繩北魏合盧鍾伯敬數人已擬改選俱改部郎夏得儀部時示趙橫甚夏首犯其鋒唐存憶佐之疏中有莫謂西臺無鬚眉男子之語示趙

遂以不振

元靜初出疏每作隱語人人自危或托所知訊之元曰我疏語如懸一鏡令人自照

張蓬玄入掌選未視事首上一疏有不從囑託之語且言竇淮南之賢竇方為時所棄吳浮玉即疏叅之張遂拂衣歸未數年歷開府亞卿

稅監高宓橫于閩人情洶々將變宓遂閉撫院袁一驥于其署二司入解之并為所困竇淮南為方伯觀變不入後二司以同知為質許其盡拘百姓為難者司理鄒匪石周蓼洲獨爭之鄒反覆辨揭忤當事意

都中以為竇黨不列攷選

鄒八年衆上絕無與援戴園客為御史府經歷與鄉人祝耀祖善祝以鄒但皈依我輩臺省唾手戴以其意達于鄒々答數千言極詆之昔人耻作識面臺官某豈敢為呈身御史哉戴門人魏廓園上春官在戴邸舍具讀其書而壯之及魏居吏科薦之太宰萬曆末考選久稽及光宗御極三咨竝下人人各樹藩籬袒某攻某至無寧日楊大洪左滄嶼為臺省前輩意思深長人共宗之狀刪除異已稍々過嚴遂起二鬼之祟

恭昌晏駕時今上青衣總角在李選侍之手選侍居
乾清宮欲挾上以自重時兩喪相繼人情不測楊大
洪以兵科入衛首倡移宮忌口繁興其謝病表有已
捧虞淵之日無憂杞國之天亦不無過任

太監王安舊役東朝為光宗所親信恭昌在位一月
發帑停稅諸善政一時竝舉安之力也後與魏奄水
火身首異處蚤出于戶而人不敢收之上寔未之知
也

巡城御史凌漢翀以搏擊豪強為能萬金之家觸之
立盡尤抑內寺求小過發之一日飛檄至宮中宦者